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

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，登時面如土色，真是「分開兩扇頂門骨，無數涼冰澆下來」。口裏說不出，自心下想道：「這些事，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；倘若審了，根究起來，如何了得！」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，回到街上，景蘭江作別去了。匡超人到家，躊躇了一夜，不曾睡覺。娘子問他怎的，他不好真說，只說：「我如今貢了，要到京裏去做官，你獨自在這裏住著不便，只好把你送到榮清家裏去。你在我母親眼前，我便往京裏去做官。做的興頭，再來接你上任。」娘子道：「你去做官罷了，我自在這裏，接了我媽來做伴。你叫我到鄉裏去，我那裏住得慣？這是不能的！」匡超人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我在家裏，日逐有幾個活錢。我去之後，你日食從何而來？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，他哪有閒錢養活女兒？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，那裏房子窄，我而今是要做官的，你就是誥命夫人，住在那地方，不成體面，不如還是家去好。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，我拿幾兩添著進京，剩下的，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，你每日支用。我家那裏東西又賤，雞、魚、肉、鴨，日日有的，有甚麼不快活？」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；他終日來逼，逼的急了，哭喊吵鬧了幾次。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，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，拿了銀子回來。娘子到底不肯去，他請了丈人、丈母來勸。丈母也不肯。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，責備女兒不知好歹，著實教訓了一頓。女兒拗不過，方纔允了。叫一隻船，把些傢伙什物都搬在上。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，寫字與他哥，說將本錢添在店裏，逐日支銷。擇個日子動身。娘子哭哭啼啼，拜別父母，上船去了。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。給諫大喜；問著他又補了廩，以優行貢入太學，益發喜極，向他說道：「賢契，目今朝廷考取教習，學生料理，包管賢契可以取中。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。」匡超人應諾，搬了行李來。又過了幾時，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。匡超人暗想，老師是位大人，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，恐惹他看輕了笑；只得答道：「還不曾。」給諫道：「你大年紀，尚不曾娶，也是男子漢標梅之侯了。但這事也在我身上。」

次晚，這一個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：「家老爺拜上匡爺。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娶過夫人，家老爺有一外甥女，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，今年十九歲，才貌出眾，現在署中，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為甥婿。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，不消匡爺費心。所以著小的來向匡爺叩喜。」匡超人聽見這話，嚇了一跳，思量要回他說：已經娶過的，前日卻說過不曾；但要允他，又恐理上有礙；又轉一念道：「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，傳為佳話，這有何妨！」即便應允了。給諫大喜，進去和夫人說下，擇了吉日，張燈結彩，倒賠數百金裝奩，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。到那一日，大吹大擂。匡超人紗帽圓領，金帶皂靴，先拜了給諫公夫婦。一派細樂，引進洞房。揭去方巾，見那新娘子辛小姐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；人物又標致；嫁裝又齊整。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，月下嫦娥，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。自此，珠圍翠繞，宴爾新婚，享了幾個月的天福。

不想教習考取，要回本省地方取結。匡超人沒奈何，含著一包眼淚，只得別過了辛小姐，回浙江來。一進杭州城，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。進了鄭家門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；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，對面各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，裏邊丈母嚙天喊地的哭。匡超人嚇癱了，向丈人作了揖，便問：「哥幾時來的？老爹家為甚事這樣哭？」匡大道：「你且搬進行李來，洗臉喫茶，慢慢和你說。」匡超人洗了臉，走進去見丈母，被丈母敲桌子，打板凳，哭著一場數說：「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，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！」匡超人此時纔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，忙走出來問他哥。匡大道：「自你去後，弟婦到了家裏，為人最好，母親也甚歡喜。那想他省裏人，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。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，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；又沒有個白白坐著，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，因此心裏著急，吐起血來。靠大娘的身子還好，倒反照顧他，他更不過意。一日兩，兩日三，鄉裏又沒個好醫生，病了不到一百天，就不在了。我也是纔到，所以鄭老爹、鄭太太，聽見了哭。」匡超人聽見了這些話，上不住落下幾點淚來；便問：「後事是怎樣辦的？」匡大道：「弟婦一倒了頭，家裏一個錢也沒有，我店裏是騰不出來，就算騰出些須來，也不濟事。無計奈何，只得把預備著娘的衣衾棺木都把與他用了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匡大道：「裝殮了，家裏又沒處停，只得權厝在廟後，等你回來下土。你如今來得正好，作速收拾收拾，同我回去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還不是下土的事哩。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，大哥拿回去，在你弟婦厝基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，砌的堅固些，也還過得幾年。方纔老爹說的，他是個誥命夫人。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個像，把鳳冠補服畫起來，逢時遇節，供在家裏，叫小女兒燒香，他的魂靈也歡喜。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，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，叫娘也穿起來，顯得與眾人不同。哥將來在家，也要叫人稱呼『老爺』。凡事立起體統來，不可自己倒了架子。我將來有了地方，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。」匡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，渾身都酥了，一總都依他說。晚間，鄭家備了個酒，喫過，同在鄭家住下。次日上街買些東西。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。

又過了三四日，景蘭江同著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，見鄭家房子淺，要邀到茶室裏去坐。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，雖不說，意思不肯到茶室。景蘭江揣知其意，說道：「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，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。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，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，還冠冕些。」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，斟上酒來。景蘭江問道：「先生，你這教習的官，可是就有得選的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怎麼不選？像我們這正途出身，考的是內廷教習，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。」景蘭江道：「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不然！不然！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：公座、硃墨、筆、硯，擺的停當。我早上進去，陞了公座；那學生們送書上來，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，他就下去了。學生都是廕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，出來就是督、撫、提、鎮，都在我跟前磕頭。像這國子監的祭酒，是我的老師。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。中堂是太老師。前日太老師有病，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，單只請我進去，坐在床沿上，談了一會出來。」蔣刑房等他說完了，慢慢提起來，說：「潘三哥在監裏，前日再三和我說，聽見尊駕回來了，意思要會一會，敘敘苦情。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潘三哥是個豪傑。他不曾遇事時，會著我們，到酒店裏坐坐，鴨子是一定兩隻；還有許多羊肉、豬肉、雞、魚。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，他都是不喫的。可惜而今受了累！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，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。既替朝廷辦事，就要照依著朝廷的賞罰。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，便是賞罰不明了。」蔣刑房道：「這本城的官，並不是你先生做著。你只算去看朋友，有甚麼賞罰不明？」匡超人道：「二位先生，這話我不該說，因是知己面前不妨。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，便是我做地方官，我也是要訪拿他的。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，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？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。況且我在這裏取結，院裏、司裏都知道的。如今設若走一走，傳的上邊知道，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。這個如何行得！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，多拜上潘三哥，凡事心照。若小弟僥倖，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，到任一年半載，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，倒不值甚麼。」兩人見他說得如此，大約沒得辯他，喫完酒，各自散訖。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。

匡超人取定了結，也便收拾行李上船。那時先包了一只淌板船的頭艙，包到揚州，在斷河頭上船。上得船來，中艙先坐著兩個人。一個老年的，繭紬直裰，絲條朱履；一個中年的，寶藍直裰，粉底皂靴。都戴著方巾。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，便同他拱手坐下，問起姓名。那老年的道：「賤姓牛，草字布衣。」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，便道：「久仰。」又問那一位，牛布衣代答道：「此位馮先生，尊字琢菴，乃此科新貴，往京師會試去的。」匡超人道：「牛先生也進京麼？」牛布衣道：「小弟不去，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。因與馮先生相好，偶爾同船。只到揚州，弟就告別，另上南京船，走長江去了。先生仙鄉貴姓？今往那裏去的？」匡超人說了姓名。馮琢庵道：「先生是浙江選家。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的文名也夠了。自從那年到杭州，至今五六年，考卷、墨卷、房書、行書、名家的稿子，還有《四書講書》、《五經講書》、《古文選本》一家裏有個帳，共是九十五本。弟選的文章，每一回出，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。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陝西、北直的客人，都爭著買，只愁買不到手。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，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。不瞞二位先生說，此五省讀書的人，家家隆重的是小弟；都在書案

上，香火蠟燭，供著『先儒匡子之神位』。」牛布衣笑道：「先生，你此言誤矣！所謂『先儒』者，乃已經去世之儒者；今先生尚在，何得如此稱呼？」匡超人紅著臉道：「不然！所謂『先儒』者，乃先生之謂也！」牛布衣見他如此說，也不和他辯。馮琢菴又問道：「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，選手何如？」匡超人道：「這也是弟的好友。這馬純兄理法有餘，才氣不足；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。選本總以行為主；若是不行，書店就要賠本。惟有小弟的選本，外國都有的！」彼此談著。過了數日，不覺已到揚州。馮琢菴、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早，進京去了。

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，來到蕪湖，尋在浮橋口一個小菴內作寓。這菴叫做甘露菴，門面三間：中間供著一尊韋馱菩薩；左邊一間鎖著，堆些柴草；右邊一間做走路。進去一個大院落，大殿三間。殿後兩間房：一間是本菴一個老和尚自己住著，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。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，晚間點了一盞燈，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。老和尚見他孤蹤，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，陪著說話到一二更天。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，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，甚是相得。不想一日，牛布衣病倒了，請醫生來，一連喫了幾十帖藥，總不見效。那日，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床沿上，說道：「我離家一千餘里，客居在此，多蒙老師父照顧；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拙病，眼見得不濟事了。家中並無兒女，只有一個妻子，年紀還不上四十歲。前日和我同來的一個朋友，又進京會試去了。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。我這床頭箱內，有六兩銀子。我若死去，即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。還有幾件粗布衣服，拿去變賣了，請幾眾師父替我念一卷經，超度我生天。棺槨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著，材頭上寫『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』，不要把我燒化了。倘得遇著個故鄉親戚，把我的喪帶回去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感激老師父的！」老和尚聽了這話，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居士，你但放心。說凶得吉。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，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。」牛布衣又掙起來，朝著床裏面席子下拿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，道：「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，雖沒有甚麼好，卻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。我捨不得湮沒了，也交與老師父。有幸遇著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，我死也瞑目！」老和尚雙手接了，見他一絲兩氣，甚不過意；連忙到自己房裏，煎了些龍眼蓮子湯，拿到床前，扶起來與他喫，已是不能喫了，勉強呷了兩口湯，仍舊面朝床裏睡下。挨到晚上，痰響了一陣，喘息一回，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。老和尚大哭了一場。

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，天氣尚熱。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，拿衣服替他換上，央了幾個庵鄰，七手八腳，在房裏入殮。百忙裏，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，披了袈裟，拿了手擊子，到他柩前來念「往生咒」。裝殮停當，老和尚想：「那裏去尋空地？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。」和鄰居說了。脫去袈裟，同鄰居把柴搬到天井裏堆著，將這屋安放了靈柩。取一張桌子，供奉香爐、燭臺、魂旛。俱各停當。老和尚伏著靈桌，又哭了一場。將眾人安在大天井裏坐著，烹起幾壺茶來喫著。老和尚煮了一頓粥，打了一二十斤酒，買些麵筋、豆腐乾、青菜之類到菴，央及一個鄰居燒鍋。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，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，拜了幾拜，便拿到後邊與眾人打散。老和尚道：「牛先生是個異鄉人，今日回首在這裏，一些甚麼也沒有；貧僧一個人，支持不來。阿彌陀佛，卻是起動眾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。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肴饌，只得一杯水酒，和些素菜，與列位坐坐。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，休嫌怠慢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都是煙火鄰居，遇著這樣大事，理該效勞。卻又還破費老師父，不當人子。我們眾人心裏都不安，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？」

當下眾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喫完了，各自散訖。過了幾日，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眾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「梁皇懺」。自此之後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，開門關門，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，灑幾點眼淚。

那日定更時分，老和尚晚課已畢，正要關門，只見一個十六八歲的小廝，右手拿著一木經摺，左手拿著一本書，進門來坐在韋馱腳下，映著琉璃燈便念。老和尚不好問他，由他念到二更多天，去了。老和尚關門睡下。次日這時候，他又來念。一連念了四五日。老和尚忍不住了，見他進了門，上前問道：「小檀越，你是誰家子弟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那小廝作了一個揖，叫聲「老師父」，叉手不離方寸，說出姓名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立心做名士，有志者事竟成；無意整家園，創業者成難守。畢竟這個小廝姓甚名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